

金聖嘆先生手批



大字
三國志演義
是本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第一才子書卷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以奪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爲也。龐統以此勸之。勸之不從而欲自行之。若孔明處此。則必不然矣。是以龐統之智。雖不亞於孔明。而用譎而不失其正。行權而不詭於道。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

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傳爲美談。今偏不止一番。却有兩番。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美雲長者。但稱其單刀赴會。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爲之前焉。美子龍者。但稱其長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爲之後焉。嘗歷觀前史。求其出色驚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應接不暇如三國者乎。然則既讀三國。雖有他書。不敢請已。

孫夫人在荊。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若使阿斗入吳。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英明如夫人。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攜之以歸耶。國太病而取夫人是也。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國太之意。則取夫人亦未必爲國

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則○由○前○而○觀○不○愧○爲○女○丈○夫○由○後○而○觀○依○然○女○子○之○見○耳○

苟○或○之○死○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勸○操○取○兗○州○則○比○之○於○高○光○繼○之○勸○操○戰○官○渡○則○比○之○於○楚○漢○凡○其○設○策○定○計○無○非○助○操○僭○逆○之○謀○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誠○爲○至○論○矣○既○以○盜○賊○之○事○教○之○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何○其○前○後○之○相○謬○耶○蓋○或○之○失○在○從○操○之○初○而○欲○蓋○之○以○晚○節○毋○乃○爲○識○者○所○笑○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當○曹○操○討○董○卓○之○時○與○孫○堅○並○列○權○特○操○之○後○輩○耳○操○之○言○曰○生子○當○如○孫○仲○謀○隱○然○以○前○輩○自○居○而○以○後○輩○目○權○也○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而○曹○操○止○以○年○少○重○孫○權○此○老○奸○識○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

孫○權○之○擊○合○淝○宋○謙○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於○濡○須○而○獨○能○屢○勝○何○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而○短○於○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須○則○自○守○之○兵○也○以○攻○取○則○一○城○不○能○拔○以○自○守○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

前○卷○與○後○卷○皆○敘○立○德○入○川○之○事○而○此○卷○忽○然○放○下○西○川○更○敘○荆○州○放○下○荆○州○更○敘○孫○權○復○因○孫○權○夾○敘○曹○操○蓋○阿○斗○爲○西○川○四○十○餘○年○之○帝○則○取○西○川○爲○劉○氏○大○關○日○奪○阿○

斗亦劉氏大關目也。至於遷秣陵。應王氣爲孫氏僭號之由。稱魏公加九錫爲曹氏僭號之本。而曹操夢日孫權致書互相畏忌。此鼎足三分之一大關目也。以此三大關目爲此書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與荊州分作兩邊寫。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敘事用筆之精直與腐史不相上下。

却說龐統法正兩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如項伯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爲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如項伯之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瓚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鴻門宴上舞劍只有二人。今却有無幾項伯更是奇絕。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

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紛下堂。玄德喚諸

將士上堂，以酒賜之。

鴻門宴上，止賜樊噲酒，今却有無數樊噲，更是奇絕。

曰：吾兄弟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

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

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

勿爲此。

龐統法正之謀太急，不如玄德之緩急，則不免於忍，緩則不失爲仁。

統嗟嘆而退。却說劉璋歸寨，劉瑣等曰：主公今日

見席上光景，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

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

從來帝王事業多是手下人成之。

璋曰：汝等無

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德歡敘。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

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

劉璋令大將堅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

爲後文取法，關張本。

璋初時不從。後因衆人苦

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

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玄德不欲遽殺劉璋，亦爲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後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

早有細作報入東吳。

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

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

機會也。

此計但說得好聽須知荊州有孔明關張趙雲守之未易得下也。

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

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我女之命耶？

劉表屏風後之人是玄德雖星孫權屏風後之人是玄德救星。

衆驚視之，乃吳國

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

前爲孫夫

玄德今又娶孫夫，人不欲取荊州。

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是不足，乃顧小利

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

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荊襄何日可得？

孫權此時還當埋怨周郎。

正沉吟間，

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

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於郡主，只說國太病

危，欲見親女。

若國太聽得咒他父當着惱。

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

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

前日折了一個夫人，今日却又贏了一個公子。

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

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

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程。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客商，

分作五船。

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却於此處先有一引子。

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

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

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

不是太太要歸神却是哥哥會掉鬼

周善拜訴曰國太好

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

一面

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既非國太親外孫如何要見只此便可知其撒謊

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

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

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備下船隻只今

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子阿斗

載在車中

昔日長坂坡前斬了一個死夫人保來今日荊州城內幾被一個活夫人取去

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

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

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

來得突兀

做趙雲懷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諸比懷而奪之矣

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

風船沿江趕來

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前是以旱追早今是以旱追水前有六將今只一人

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

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令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順

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

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

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

漁船只取得魚。今却借他取一小龍。可謂小材大用。

周善

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

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鋼劍在手。分開槍棚。望吳船湧身一跳。早

登大船。此一彈之功。抵得長坂三十戰。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船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若昔日在子龍懷中安得今

自在夫人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諾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

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探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

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

肉。極似樂夫人對子龍語。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

道理？」由得他說得嘴響。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

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了人面孔。雲曰：

「若不留下小主人。縱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摔。子龍前番救阿斗是效阿斗是

殺着男婦今番會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無幫

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

阿斗。前做了男婿。今却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船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

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排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

中了東吳之計，不獨子龍著急，讀者至此亦係子龍著急。只見當船頭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

嫂留下姪兒去！」先聞其聲，後見其人。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峽口，正撞著吳

船，急忙截住。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

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一顧人頭，機密。夫人驚曰：「叔叔何故無禮？」

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快人快語。夫人曰：「吾母病重，甚

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來，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

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明日夫婦歸，追之。

者意不在婦而在夫，今日母子歸矣，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

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東吳許多將佐，追不得劉備轉去，今只張趙二人却奪得阿斗轉來。

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

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雄世無雙。

又有詩讚翼德曰：

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前寫張趙今寫孔明若孔見阿斗已奪

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

吳具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

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此處只敘孫權取荊州之謀便

病緣故此省筆之法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曹操起兵不可曹操一邊聽得又有筆之法

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

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

速遷於此以爲萬世之業爲後文稱帝張本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吾遷居

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石頭城自此而始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

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

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後能戰有備而後無患

呂蒙可謂善計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曉夜

併工刻期告竣以下按過孫權接敘曹操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歿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
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
數。不知兵聚何處。方見戰兵在場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
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
船上青羅傘下。坐著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邊。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劉琮降操而操薄之。孫權拒操而操嘉之。奸雄營鑑亦自不凡。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
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
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
軍來擊曹。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
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
操軍一敗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
夜三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赤壁之火於此再見却被吳兵劫。
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軍再敗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

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准備。

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

不應使有退心

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

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

日而有三正應鼎足之象

忽見江心那

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

夢。正征戰時忽然却敘一夢一部三國皆當作如是觀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巡奔出寨。至

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

乃孫權也。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書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三十八回中事於此照應出來。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

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

爲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差乎。天下豈

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室。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孫權題目亦自正大操大怒。

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

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

趕上。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操軍敗吳兵齊奏凱歌。回

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王正與孫權氣相應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省却無數筆墨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赤壁遇環之舟。水中如在岸上。如須雨後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卽日春水方生。公當速退。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操以權爲英雄。權亦以操爲英雄。正是兩心相照。

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

操畏權。權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語。

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

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須以過水而歸。前後遙遙相對。孫權亦收軍回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尙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

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讀前卷而見孫與劉之相離，讀此卷而見備與璋之相惡。一取妹而一奪子，孫劉之所以離也。一吝糧而一毀書，璋備之所以惡也。然孫劉之離者，可以復合；而璋備之惡者，不可復合。何也？璋既迎備，則已有不能更拒之勢；招之來而欲麾之去，則首鼠兩端而費必起矣。備既入川，則已有不能不取之勢；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則進退維谷而禍及身矣。總之召虎易而遣虎難，入險易而出險難耳。

玄德初以徐州爲家，而布奪之；操又奪之，繼以荊州爲家，而操失之。權又爭之，惟至於西川，則真爲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謙之讓而不受，劉表之讓者，懲於徐州之得而復失，故重發於劉表也。不奪同宗之荊，而獨奪同宗之益者，懲於荊州之遲而滋議，故不得復重發於劉璋也。此其先後遲速之機，因時而變者然也。

龐統之策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城。三曰回荊州。夫回荊州則是無策矣。不可謂之下策也。統之意本以襲殺劉璋於初迎之時爲上計。而自葭萌取成都爲中計。自葭萌取涪關爲下計。玄德之從其中猶是從其下耳。然殺劉璋而急取之。則人心不附而撫之也難。不殺劉璋而緩取之。則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爲上歟。

觀於張肅。張松而有慨於兄弟之間也。一則賣主求榮而不告其兄。一則懼禍及己而不顧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況備與璋之以同宗通譜者耶。讀書至此爲之三嘆。玄德其不用壯而善於用老者乎。急於取川者壯圖之謀也。緩於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壯而敗。黃忠以老而勝。老成則吉。壯圖則凶。爲將之道固然。將將者用兵之道何獨不然。

有以閒筆爲伏筆者。正當干戈爭鬥之時。忽有一紫虛上人如古木寒鴉。蒼巖怪石。此極忙中之閒筆也。乃涪關之役。龐統未死。孔明未來。而紫虛早有一鳳墜地。一龍升天。之語。則已爲後文伏筆也。與雲長在鎮國寺中見普淨和尚。玄德在南漳莊上見水鏡先生一樣筆。墨文有正筆。有奇筆。如玄德之殺楊高士元之取涪關。劉瓚之謁紫虛冷。

苞之議決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筆也。如黃忠之救魏延。玄德之人敵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見彭縈。皆突如其來者也。奇筆也。正筆發明在前。奇筆推原在後。正筆極其次第奇筆極其突兀。可謂敘事妙品。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使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

前者玄德欲救孫權而與書於

馬超是不救之教。今者孫權欲圖劉備而致書於璋，皆是不圖之圖。

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

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求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

孫權之書以劉備結東吳爲名，玄德之書

又以東吳求劉備爲說，大家借題互相欺誑，正是一對空頭。

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

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

此處不即說明

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